

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

□李敬泽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什刹海还是一片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的湖。彼时我还没有想过当评论家，日子悠长清简，须忙出很多闲事打发它。比如夏天里，骑自行车，每日从安贞桥晃到什刹海南岸，岸边一棵垂柳下脱衣，跳进湖里，向湖心小洲游去。

那时的什刹海，每日岸边总有十几个泳客，以北京大爷居多，游几个来回，上得岸来，三五人袒腹相对，各持一瓶“小二”，一包花生米，半斤猪肉，蛙鸣蝉噪，清风微雨，湖海边把天下事论得风起云涌。

在那里，常见到雷达老师。

当然，此前也是认识的。雷达之名如雷贯耳，彼时他正当盛年，激昂文字，论断天下文章，其气盛，其言直，小子如我，望之如天边之云。忽一日，水淋漓爬上岸来，一抬眼看见一人，看来看去，莫非是雷达？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

在湖边，和雷达谈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肯定没谈过文学。或许，谈谈身体，谈谈水，谈谈他甘肃老家的土和山。

2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雷达老师来电，命我为他的新书作序。雷达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实在惶恐，点一斗烟压压惊，心想，写就写吧，雷达是师长，又是忘年之交，太熟了有些郑重的话平素反说不出口，正好借这一篇序，略表我对雷达老师的敬意。

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雷达是现实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绝不仅仅如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著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多少年来，我不知读了雷达多少文章，不知听了多少次发言。我当然不是每次都同意他的观点和论断，但是，我从来不曾认为雷达是停滞的封闭的，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他不是不知道，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更新换代，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有广博活跃的知识兴趣，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和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文学的和本质的，他当然不拒绝方法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扩展，他一直以此做着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他从未动摇他的原则——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卢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之所信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捍卫所信时的自信、坚定和权威却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是的，雷达竟是忧伤的，他有孩子般的脆弱和天真，在他的底部更是暗藏深悲，唯其如此，他的所信才获得了富于张力和深度的生命经验的支持和充实，他所捍卫的才不仅仅是理论的教条，而是人为争取自由、真实、善美的全部历史斗争和文学表达。

正因如此，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也正因为如此，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20多年前，在什刹海，我曾和雷达一起游泳。水深不知底，阴险的水草有时会蓄意拂过身体。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人溺死，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惊慌和恐惧会忽然攥住你的腿、你的心脏。这时，在恐惧的时候，我看见前边，雷达在游着，他从从容容，如同湖心之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为此，感谢老师雷达。

刘文飞主讲《战争与和平》

阐述宏伟的俄国“英雄田园诗”

本报讯 3月31日，由十月文学院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八场讲座在十月文学院举行。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为文学爱好者讲解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战争与和平》。讲座由十月文学院副院长吕均主持。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倾其心血创作的长篇小说，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经典当中的经典。刘文飞从“英雄田园诗”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生动有趣又富有哲理地阐述了这部文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价值及深远影响。他认为，托尔斯泰开始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存在了10年。这样的作家通过10年的创作后决定再写一部他觉得是更好的作品时，我们知道他在准备写一部传世之作。《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非常庞大的英雄气质的田园诗。英雄的东西一般是很昂扬壮阔的，田园诗大多是恬静优雅的，而《战争与和平》既是抒情的、优雅的，甚至有时候是悲哀的，但又充满了英雄气概、波澜壮阔，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充分体现了这部作品本身的风格和调性，其中凝结着俄国的民族精神，具有令人敬佩的史诗性。

据悉，“名家讲经典”是一项公益性文学品牌活动，2017年4月份开始举办。目前系列讲座活动已举办七场，在文学界和社会公众中取得了良好反响。（辛雯）

王小龙《凭什么》为上海“旧梦”立传

本报讯 日前，文汇出版社推出上海作家王小龙新作《凭什么》。《凭什么》的诸多篇什是关于年轻人“我”或“他”或“你”，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整本书。这些文字扎实明晰，细致鲜活，是对个人记忆和时代生活的生动描摹。小说中，作者努力追寻自己的过往，试图重现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上海，在“陡然升起的背景前，过去的自己又熟悉又陌生地接踵而来”。

小说并不局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全书视野阔大，是那个远去时代的珍贵留影。历经时间的淘洗，这些历史过于当下仍然是有意义的。“旧梦再现，不一样的上海记忆”，是《凭什么》封面上的一行小字。王小龙要描摹和抒发的这些“旧梦”，在时间的河流中，如礁石一般抵御了遗忘的冲击。它们在《凭什么》这本书里再次显影，让读者触摸到历史的脊骨。（高跃群）

《守望初心》的历史回叙和现实意义

雷 达

“不忘初心”是当前使用率、重复率很高的词。什么是不忘初心？绝大多数人都能对答如流。然而，能熟背标准答案并不意味着懂得了内涵，知道了本源与来路。只有通过亲身体验、实践、阅读，对腥风雨中的慷慨牺牲者感同身受，才能获得深刻认识。对于生活在当今种种便利、已无衣食之忧的人们来说，要真正明白初心之“初”，做到守望初心，并非容易的事。

余艳《守望初心》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追本溯源，寻找信仰之初心，大力表现为了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先烈献出生命，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感天地之作。它对于加深人们对初心的认识，对于中共党史的理解，对于中国近代史崎岖坎坷道路的感性体验，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还原历史真相

读作品时，我的突出感受是此作在还原历史真相，真实描写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悲壮献身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度。尤其是写那个年代的革命妇女形象，尤为突出。余艳的创作，之所以能那样逼真，有血肉真情，是她反复深入采访，付出艰辛劳动后的产物。由于年代相隔久远，我们现在的某些革命历史剧、抗战剧、谍战剧等影视作品，最大的问题是夸张失度，情节虚假，不懂得那个年代的生活逻辑，于是只能想当然、类型化，靠美女、靠演技吸引眼球。这种缺少原创力的苍白失色之作产量很大，始终得不到纠正。要拿出鲜活的历史感，要把我们的历史严峻情景真实展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作者刻苦地深入生活，真正了解人物的事迹，这样才能还原，才能感人至深。在这点上，余艳做到了。

我举个例子，作品写到殷成福这个人，一家八口在桑植起义中出征是特批的。当时，湘西那些穷苦人都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民歌很形象地这样唱：“正月里来是新春，红军发我土地证；四四方方一张纸，圆圆巴巴碗大个印；千年土地回了家，田里泥巴喷喷香；土地黑黑任我种，大田方方等我耕。”这一家人和那些穷得吃不饱饭的人，一下子就起来了。殷成福带一家人出去长征，死了四个，还有两个失散了，可她就是不后悔。红军和共产党解救穷人，他们要跟定红军、跟定共产党，去寻求穷人彻底翻身解放的路。这就写到了根子上了，穷人跟共产党走才有希望，哪怕求翻身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挖掘本土深厚的红色资源

湘地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十分丰富，至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随着时间的推移，仍有许多未被

链 接

一位基层作者讲述雷达老师最后一篇作品

□余 艳

惊闻雷达老师走了，我一下蒙了——怎么会？几天前他才把这篇修改第二遍的评论发给我。“修改了几处地方，以这篇为准。”那天，他电话里的声音爽朗结实，殷殷的嘱咐亲切温和，如一股暖流久久地在还透着寒气的湖湘大地上流淌。就在他的离世的当天，这篇评论的微信版已编辑好，文章里透着真知灼见，字里行间充满精细、严谨、呵护和期望，彩色照片衬着他永远的微笑。

记起一个月前的2月27日上午，我与雷达老师重逢在我的《守望初心》研讨会上。那天，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好一阵兴奋。会议还没开始，他悄悄地跟我说，发完言他要先走，要去医院。我这才细看，老师脸色有些暗，有掩不住的疲倦。说话有点间断，随着语速的间隔，气

发现的重要史料需要提出来，为现实服务。《守望初心》的文学性比较充足，书中写到人物戴桂香，她当红军的丈夫回来之夜，带着一身13个伤疤。那个晚上，多少年没见面的新婚夫妻不是首先缠绵，而是妻子先细看丈夫身上的伤，一一验过。我觉得余艳写得很细，很出彩，很感人。桂香的红军丈夫春生跟着贺龙，后来当了师长，最后牺牲了，是装进棺材抬回来的。在村口就碰见了桂香，她一听就哭晕过去。从此，她真正开始陪着丈夫，守着丈夫那座坟几十年，将坟边的石座坐得像玉石一般光亮。这部作品写历史上的惨烈情景，没有回避和掩饰。贺氏家族很多人追随贺龙，被杀害者很多，作品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我们现在很需要余艳这样的作家，从创作《板仓绝唱》《杨开慧》以来，她深入历史、深入现场，《守望初心》以桑植起义前后为主，有革命的发生、发展、曲折，写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当年的红二、六军团前方后方都写实了、写活了。

塑造了一群红军女战士和留守红嫂形象

《守望初心》有鲜明的女性视角，笔墨也着重于写红军女战士和留守的红嫂，许多事过去我们只知道大概，现在一看才发现血与火的斗争是何等惨烈，这些东西不写出来，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被淹没了。看了这本书，再听《十送红军》这首歌，感觉会大不一样。前面说过的殷成福，一家四死两散；还有红军女几余芝姑，躲进深山与世隔绝，只为红军种军粮，储存了30000多斤包谷、2000多斤腊肉；红嫂良良把悠长的岁月化为怀念，即使丈夫生活有变，她爱红军、爱丈夫的初心永远不变。

《守望初心》一直在突出女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写到了女红军在严酷的环境中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什么地方都能睡，很多女红军牺牲时都没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女性之美与母性的伟大不会被压倒，不会磨灭，她们有很多优秀的表现。只有读懂了她们，才能读懂中国革命，才能理解今天强大的国家是从多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

艺术上的追求和创新

这部书的引子是从“回家”开始的，是从殷成福老太太弥留之际想念她的大孙子，随之拉开了寻亲人、讲悲壮历史的一幕幕活剧，最后结尾也是以这个故事收束的，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有穿越之效。特别是那个道具——红星肚兜，一直贯穿始终，把红军红嫂在血与火的年代那巨大繁杂的场面串联起来。书中不断有殷成福们的发问：“今天的你们还能像我们那样为革命而生、



摄影:陈福民

为革命而死吗？”问得好！一下子把作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在艺术上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全作持续保持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强大的激情。作者认真研究了上万首桑植民歌，摘了几十首，成为此书最大的特色。能否还原当时的氛围在艺术表现上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大脚板”歌就非常生动地把主角殷成福的坚韧、顽强的湖南“辣妹子”性格写出来了：“大脚板，脚板大，大脚板的女人苦娃娃，苦娃娃，离了家，生育儿女开了花，不怨天，不怨命，大脚板的女人走天下。大脚板，脚板大，苦命的人儿为了啥，为了啥，犯命煞，苦命的人儿要说话，一口米，一口气，脚板眼儿比天大。”就这样，殷成福艰难踏上长征路，心里哼着她的歌，忆着她的爱，想着革命队伍让她成长，不用这样的民歌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吗？

作者余艳在最后自问：“我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出发？”那是因为始终坚持追寻民族的初心，是作家根本的要求。《守望初心》是一部真实的、深刻的、厚重的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

英雄，这个转变好。你的视野放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嘛。好，没有特殊事情，（研讨会）我一定参加。”

还有比一个老人身体不更特殊的事吗？可他还是带病来了。事先，我有意把自己的桌签放在他的旁边，想有空能多跟他聊聊，也想多照顾一下老师。可接下来两个场景让我从感动到心酸。一是他拿出工工整整的发言稿，打印稿上还有他临时加上的几句话，钢笔字写得清晰硬朗、苍劲有力。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这样的文学大家，还用这般认真？不写稿，出口就是好文章；说出的话，每个字都有金子般的分量。后来有人告诉我，雷达老师参加研讨会，基本都会认真写好成稿，这是他严谨率真的风格。

另一幕是，坐在近处的我看到，雷老师发言时拿稿的手在微微颤抖，身子无力地常向下滑，好在他靠桌台支撑着——那个发言他是在竭尽全力！心发酸、眼发潮，在一片掌声中，我送走了他，却怎么都没想到，门口一别，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告别……

2018全国校园文学工作会议举行

本报讯 2018年全国校园文学工作会议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第8周年会日前在京召开。

与会者围绕“文学课堂实验基地”申报方案、“教师文学修养与专业成长”课题申报方案、举办第8届校园文学研究高峰论坛暨成果展评交流会方案等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经秘书处修订完善，近期将陆续发布实施。部分中学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创建文学教育特色县”、“创建校园文学特色学校”的经验，以及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欣 闻）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京启动

本报讯 3月24日，由出版品牌理想国和瑞士表品牌宝珀联合创办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在京举行。

谈到文学奖的设立初衷，主办方表示，在当代文坛，很多人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文学奖，从而被发掘和认可。在文学创作领域，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机遇，文学出版机构特别是广大读者也需要看到有潜力的作者。该文学奖的设立，旨在奖励长久坚持写作的青年作者。

据介绍，该奖的参评对象限定为45岁以下用汉语写作、在大陆出版过中文简体版作品的作家，参评作品应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之间正式出版的作品。

启动仪式上，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等评委在“不悔少作”主题论坛上，回望了文学人生的启蒙时刻。大家谈到，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文学写作就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需要如手艺人一般，不断沉潜，才能找到希望。（晓 阳）

第二届“画廊周北京”

本报讯 3月23日至30日，第二届“画廊周北京”与观众见面，22家参展机构汇聚北京，带来了诸多独特的展览、对谈及学术探讨，呈现出当代艺术的另一种风貌。

活动期间，备受瞩目的“最佳展览奖”由杨画廊的“山鹰之歌”获得，该奖项旨在强调展览在艺术实践中的重要性，为如何构成强有力的画廊展览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此外，本届“画廊周北京”还新增了户外公共项目、VIP日论坛和公众日活动。主办方携手合作伙伴联合推出了丰富的艺术交流活动，参展机构也在活动期间围绕各自展览展开了深入艺术对话。公众日推出的一系列精彩对话、讲座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参与。本届新增的公共艺术项目将呈现9件户外公共艺术

作品。其中4件作品由参展画廊专为画廊周北京呈现，公共项目则包含了798艺术区的5件永久收藏。

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画廊从艺术作品的储藏室变为艺术作品的展示空间，变成思想碰撞和艺术实验的场所。画廊周模式对国内而言还是新生事物，但是在海外许多城市已成为艺术家交流的重要场合。它将艺术作品直接呈现于画廊的完整空间，有助于参观者深入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揣摩作品的复杂细节，并且能够直观领略每个画廊不同的气质。本次活动，观众得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体验以北京艺术现状为主要面貌而策划的艺术项目，感受当下艺术潮流与文化风向，接触新兴知名艺术家及艺术机构，领略蓬勃发展的当代艺术。

李才旺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山西省委原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原主任，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李才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3月16日在太原逝世，享年75岁。

李才旺，笔名天然。中共党员。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有伞的风景》《无雪的冬天》等。